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二百三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 四十三

四夷 十

哈密考 赤斤等衛附

古者西番北戎乃二種以元之盛并而有之故

國初畫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曰哈密曰赤斤
蒙古曰安定曰曲先曰阿端曰罕東曰罕東左其
先置後廢者曰沙州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去肅

西域
大皆
苗裔
矣

中命
官
長史
紀
本

州千五百里，爲西域咽喉，以故重。凡諸夷入貢，必
哈密譯其文，乃發其地。故漢伊吾廬，唐西伊州，元
族屬威武王忽納失里居之。後改封肅王，卒，弟安
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遣使貢馬。明年，乞封。詔仍
爲王，改稱忠順，賜金印。其部落有回回畏兀兒哈
刺灰三種，皆領以都督，統於王安克帖木兒。立一
年卒，無嗣。兄子脫脫先是俘蠻夷邸，上厚撫之。使
嗣王設衛置官，以華人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
駸駸視內藩矣。未幾，脫脫爲祖母速哥失里所逐。

詔還其王，與祖母睦如初。朝貢不絕，然酒昏從部，下不附。九年卒，命都指揮哈刺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脫脫從弟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忠義王時，哈密稍輯，惟瓦剌一入寇。忠義王以聞，詔詰瓦剌旋解去。宣德元年，忠義王卒，詔以脫脫子卜答失理嗣王，仍稱忠順。以幼故，復立忠義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義王，共理其國。正統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壇嗣王，別名倒瓦答失里，嘗爲其母乞醫藥，上嘉予之，仍勅罕東諸衛還所。

掠哈密人畜，無何，瓦剌攻哈密，刦王、王母去，詔詰
瓦剌歸王及王母。哈密自是畏瓦剌，稍貳于我。璽
書諭王：「朝廷樹立之恩，於先世甚厚，背德不祥。慎
毋爲人所誑惑也。然竟不悛，益通虜，拘留漢人，因
而轉賣者甚衆。使者復暴橫，至毆死，護行軍校邊
臣請絕其貢，詔曲貸之。」天順元年，倒瓦答失里卒，
弟卜列革嗣王，乞朝服束帶，母妻冠袍及兵器諸
物，詔下有司，予王朝服。母妻皆婦冠，餘勿許。隨以
王母努溫答失里請，先後賜乘轎，洗盆，金箔，茶，香。

及諸藥物甚夥、其後請以部人必刺牙失里爲國師、上曰、國師以優西僧之有戒行者、難輕授其命、爲都綱、天順末、下列革卒世絕、王母署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阿兒察辭、乃命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者、故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初、王母以非族類、不宜立、而哈密酋母雜法兒等及國人請之、堅故、有是命、把塔木兒死、子罕慎嗣爲都督、成化九年、土魯番強、控弦可五萬、其酋速檀阿力尤雄黠、速檀華言王也、攻破哈密、執王

母及金印去罕慎竄居苦峪城、甘肅守臣以聞、兵部議哈密我藩籬、土魯番無故奪之、此而不問、則諸衛將盡爲蠶食、嘉峪之外皆敵疆矣、必復之、乃使都指揮詹昇諭赤斤蒙古諸衛、以輔車唇齒、宜自爲計、而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討之、至則調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擣二衛虛、還其兵、使自守、而身自歸朝、阿力遂輕中國、益侵我內屬諸夷、時遣使稱王母死、還金印、賊池以虛辭謾我、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

速壇未壯，守臣請乘間納罕慎哈密。至十八年，
慎入哈密，晉左都督。罕慎貪殘，失國人心。西域諸
貢使苦要索，有怨言。弘治元年，于司秀可黑麻使
攻哈密。阿黑麻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
王故應我，因好語罕慎，與結姻，乘盟殺之。遣使入
貢，言罕慎病死，請代王領西域職貢。兵尚書馬文
升議：「諸夷各有分地，安得相併兼？夫以北虜之強，
我尚却其款，何物小酋欲與我媾？且憫然王也，格
不予。」而遣哈密部酋寫亦虎仙諭阿黑麻，以金印

歸擇所宜王文升謂夷俗重種類且服元久非是族也不可使守乃行求忠順近屬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以奄克李刺阿木郎輔之三酋輕重不相得陝巴空名耳無與爲守阿黑麻乘間攻殺阿木郎執陝巴去而以阿木郎奪賞物掠其牲畜爲解事聞賜敕切責遣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緱謙往經略之會土魯番使來海請羈之肅州而再勅阿黑麻令歸陝巴廷議勅無爲也我愈褻而夷愈重不如海自以檄往不聽則伺隙誅之或閉關絕之

在我矣。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也乞里諸夷怨上
魯番刺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叩
關倚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毋與通彼
窮而歸怨皆吾間也如是則土魯番勢孤自保不
暇烏能有哈密哉。詔從廷議命海檄土魯番須陝
巴歸貢乃許不則留前使毋遣而絕其後使仍以
寫亦虎仙等爲都督轄三種夷奄克孛刺爲之長
如罕慎故事海等不待詔遽歸下獄謫免阿黑麻
遂自稱可汗略罕東諸衛聲取甘州于是戍其使

四十餘人於兩廣而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怨阿黑麻是時阿黑麻已西去留其將牙蘭以四百騎據哈密文升計是可襲而虜也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汝熟夷情策安出翥言罕東有徑路達哈密不旬日至襲之必以罕東兵爲鋒我兵繼之文升喜屬陝西巡撫許進總兵劉寧使副將彭清以三千騎往遲罕東兵不至乃循大路行乏水草騎不得馳牙蘭諷知遁去兵入哈密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脅從八百人我士馬亦多

物故文升意大望、違節制、取空城、無益不當賞、獨
軍士勞苦遠征、當賞上念邊臣出師塞外、功宜錄、
各陞賞有差、而哈密夷衆久苦兵困甚、不能支、盡
焚其廬舍、內徙肅州、先是奄克孛刺并種人亦寄
居赤斤、守臣并爲請居之苦峪、給牛種、耕牧自便、
奄克孛刺遣寫亦虎仙來貢、請乞無厭、至訐訴曹
郎、禮部尚書徐瓊疏逐之、十年秋、阿黑麻以絕貢
失互市、窘乞歸陝巴、易故四十餘使、貢如舊、詔起
前威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其明年陝巴歸、

復故封、遣兵護之國。以奄克孛剌爲亦虎仙等佐之。奄克孛剌以兄罕慎故怨土魯番。越復以罕慎女妻陝巴。結其心。稍稍立。而陝巴嗜酒。掙克部酋阿孛剌復搆阿黑麻。迎其次子真帖木兒爲王。陝巴奔。守臣令董傑諭阿孛剌還陝巴。不聽。傑與奄克孛剌等擒斬阿孛剌。復其王。送真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讎殺真帖木兒。懼不敢歸。以母罕慎女也。依奄克孛剌。守臣恐與陝巴嫌。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正德元

年陝巴卒子拜牙郎嗣滿速兒與通好上書求真帖木兒兵部議我方質其所愛不宜予六年議予之湯沐衣幣遣歸以都督寫亦虎仙滿刺哈三爲護行至則留不歸反以我情輸滿速而導之侵我奄克孛刺以聞因具言拜牙郎欲叛中國從土番國且不守遂奔肅州頃之滿速兒逐拜牙郎使其將火者他只丁守之詔都御史彭澤督帥往討時鄧璋爲總制給事御史言兩帥並置莫適任也宜罷遣不聽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乃以繒綺二

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許、
歸、金、印、城、池、澤、召、還、而、拜、牙、郎、尚、爲、所、留、我、益、幣、
索、之、卒、不、應、滿、速、兒、益、驕、日、夜、與、寫、亦、虎、仙、牙、木、
蘭、等、謀、入、犯、縱、騎、蹂、關、外、及、苦、峪、諸、城、會、滿、速、兒、
以、他、事、怒、寫、亦、虎、仙、將、殺、之、火、者、他、只、丁、爲、解、許、
至、肅、州、歸、幣、千、五、百、疋、滿、速、兒、喜、釋、弗、誅、遣、入、徵、
幣、無、有、也、遂、復、奪、哈、密、城、大、入、爲、寇、遊、擊、芮、寧、與、
戰、死、之、亡、七、百、騎、賊、迫、肅、州、城、下、僞、請、和、而、陰、約、
諸、降、夷、及、夷、使、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

情收繫捶殺之、嬰城守、而使使媾瓦刺達兵掠其
巢、滿速兒狼狽走、我乘之、頗有斬獲、副總兵鄭廉
及奄克孛刺再敗之、瓜州滿速兒復請和、巡撫都
御史李昆以聞、時方遣彭澤及中貴人張永往視
帥疏至、罷行、而滿速兒實無意和、語張甚、又竟不
歸拜牙郎、九疇議夷兄弟方內競、安能加我、且各
無積聚、師行則徵發煩擾、未戰已先困矣、我內地
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使、勿通都御史
昆議異、謂不宜絕、請上裁、兵尚書王瓊亦昆議從、

之瓊雅欲修郤彭澤，又心害九疇能日媒孽西北事，奸夷覬知本兵指，又度天子多嬖臣，可賄中，則相與關通上書，訟九疇激變邊，并先後諸守臣逮下獄，澤奪官，昆謫參政，議殺九疇，戶尚書澄持不可，乃削籍而寫亦虎仙者，以貢至，夤緣倖臣，以秘術干上，得侍左右，橫甚至冒國姓，嘉靖改元，暴其罪，并子壻論死西市，逮王瓊戍之，起彭澤爲兵部尚書，九疇以都御史撫甘肅，三年，滿速兒以二萬騎入甘州，九疇先登戰，疾力走之，殺火者他只。

部下傳滿速兒死，九疇以聞。上方念河西危急，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未至以捷聞。獻民等實不見賊，而滿速兒故無恙，事頗上聞。諸議禮貴臣故善王瓊欲甘心澤九疇，使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之。上怒甚，大學士楊一清爲請，不能得。下法司議，勒澤獻民歸里。九疇且不測。兵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雖輕信所部，上功失實，然其人忠力足任也。且土魯番所忌，惟九疇游辭反間，變詐百出，罪九疇是快夷心，白隳干城，非計乃成。

之窮邊，是時哈密已大殘，餘衆千餘人，走入塞守。臣撫存之，歲給耕種多五百石，少百石，而夷酋請乞煩，我無以應，乃以兵備副使趙載議裁其賜而滿速兒既敗歸，亦數使牙木蘭款關求貢，尚書王憲遣夷使往諭，復不報。六年秋，乃遣馬黑麻虎力孛翁來稱貢，隨令牙木蘭入寇，于是留其使肅州。明年夏，牙木蘭降，牙木蘭者，曲先夷也，幼爲土魯番所掠，壯而黠，滿速兒倚之，數苦邊至，是以入寇，不從，欲誅之，懼而來奔，頃之，虎力納咱兒犯肅州。

此言不可易也
阻大寧
自不可

趙載彭濟擊却之督臣王瓊以所斬獲示馬黑麻等械下獄其年冬滿速兒請歸哈密瓊以聞下廷議時頗有言哈密難守不宜復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所以離戎虜之交外領西域內蔽邊郡不可失也或難其守欲棄之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第宜覈夷情討軍實下令有能和輯諸夷屏我西陲則畀以其地毋覲覲忠順後爲也尚書世寧疏言先朝不惜棄交趾大寧何有于哈密且我實封殖忠順以爲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立三爲虜

漢書
自不必
復也

逐遂與戎比而窺我耗金幣勞士馬竭財力無尺
寸功徒使戎得挾以爲資以邀索我臣以爲此與
國初所封元孽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等耳安定
王又在哈密西最近邊今皆存亡不可知我一切
勿問而獨戀戀於哈密何也昔光武閉玉關後世
善之臣愚謂宜謝哈密專守河西毋煩憊中國報
聞滿速兒時往來關下遣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
蘭釋憾事聞將報許世寧復爭牙木蘭本我屬夷
土魯番安得索之且彼所恃者寫亦虎仙火者他

只丁、今皆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柰我何、我料
兵食以備之、結瓦刺以撓之、拊新附、賞有功、內治
旣修、何憂乎狡夷、上是之、章下瓊、瓊引夷使伏塔
下、風諭朝廷威德爲言、牙木蘭已他徙、釋馬黑麻
虎力孃翁俾入貢、滿速兒再使來、語稍恭、瓊慰犒
之、遂以哈密歸、然我竟不能有、至二十五年、復爲
馬黑麻速壇所據、語具土魯番考中、諸酋訛吉孛
刺等、瓊皆爲請、襲招居近地、耕牧河西、入貢如故、
哈密名存而地久沒矣、初阿力虜王母以不助掠

赤斤王母頗有威嚴，能馭下。王母虜赤斤諸衛相，繼沒土魯番，日以金印爲市，遞歸遞奪。我自楊翥議襲後，無能以一騎踰關而西，一闖其境，徒重棄金印，議論紛拏，遣將召兵，迄無虛歲，而金印竟不返。世寔發憤力爭，不能格也。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疏：「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當然。撫之以恩，則驕滋；震之以武，則力屈，迹也。順則綏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彼此俱寧，不

則禍連而不解此必然之勢也蓋師戒輕舉寇難
橫挑其大者有五焉尺藉空虛屯田榛蕪兵食不
充一也我屢挫而怯彼方勝而銳二也我失瓦刺
之援進則無資彼合瓜州之力退且有據三也河
東臨洮創夷未蘇赤斤諸衛零落殆盡根本旣搖
藩籬亦撤四也西南苦虜東北苦戎并力則捉襟
深入則枵腹五也况哈密遠在磧外豺狼是鄰強
驅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兵必難留勢將
自潰爲宜寬而撫之聽其自歸蒐乘補卒慎擇將

帥募民廣屯塞下使軍實日充然後蹈瑕邁釁惟
吾欲爲招瓦刺城瓜沙興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
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始王瓊興謫
戍以議禮諸臣薦銳意哈密後心知其難卒請從
澤等議焉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
爲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沒於
吐蕃宋入西夏元仍屬瓜州其地有白山多草木

禽獸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誥印、所尋爲衛千戶、爲指揮僉事、十年、叛寇老的罕走匿赤斤、命右庶子楊榮同豐城侯李彬議討之、彬榮計道險、轉餉難、且隆冬興師、非司馬法、請止兵、上從之、以勅諭塔力尼、遂擒老的罕來獻、賜綺幣襲衣、晉指揮同知、塔力尼卒、子且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宣德七年、所部韃靼人祖失加卜等來歸、命居之平涼、正統元年、且加失旺表言與

韃靼戰有功、晉都指揮使五年、晉都督僉事、明年、
勅諭且加失旺及都指揮革古者可兒卽等曰、近
使者至哈密、命爾與沙州衛護行、爾獨棄朕命不
遵、革古者又時率其屬往來沙州爲盜、暴苦行旅、
甚負朝廷所以建衛設官、封殖爾等之意、其改圖
毋忽、其年、赤斤蒙古以瓦剌寇掠、乞內遷肅州之
白城山、詔止之、已請建寺其地、守臣謂寺而不已、
且予之巢、勿許便從之、且加失旺卒、子阿速嗣爲
都督僉事、指揮同知鎖火者乞晉秩、且言肅州都

指揮胡麟阻其市易、勅戒胡麒而以鎖火者爲都
指揮僉事、先是且加失旺嘗言瓦剌也先來求婚、
未卽聽、至是也先遣人要阿速往受聘、阿速以聞、
復請內遷避瓦剌報詔也先求婚、朕向許爾父自
擇便、自心中阻顧受聘非宜、往而見詐悔將何及、
赤斤爾世守地奈何棄之、爾第保險綏衆善自備、
朕且命邊將緩急爾矣、是時瓦剌強赤斤蒙古以
沙州罕東名內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官、沙
州酋薛令以爲言、詔詰責之、十一年赤斤酋鎖合

者赴闕下、乞携部落來歸、上遣還、下其事于總兵
任禮、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于達達生
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帳、自領中帳而
使塔力尼領左、隸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隸以達
達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強欲并
右帳相讎、殺不休、鎖合者窘故、自歸、未幾死、以其
子切塔兒嗣、爲指揮同知、而哈密使者往來道赤
斤、爲其部酋刦掠、阿速不能禁、我兵捕獲刦者、械
至京、釋之、景泰元年、以擒叛寇功、晉阿速都督同

知諸部下陞賞有差，後復晉左都督。五年，瓦剌也先以書誘赤斤諸衛，脇使助已。阿速白其書上命，守臣遣人諭阿速毋與瓦剌通。成化二年，阿速卒，子瓦撒塔兒嗣爲左都督。六年，以其叔父乞巴失加十丁二人爲指揮僉事，佐瓦撒塔兒從夷族請也。其明年，瓦撒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十四年，夷酋復表言賞播塔兒幼，不更事，指揮加定爲衆所服，乞晉秩代視事。賞播塔兒亦自請之，報可以加定爲都指揮僉事，仍令俟賞播塔兒壯，還衛政，是

後土魯番陷哈密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多走塞下衛遂虛

安定 阿端

安定韃靼部也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地廣袤千里無城郭俗以馬乳釀酒壇帳爲廬產馬駝玉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賜織金文綺分其酋長爲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給印章明年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詔從之以夷酋沙刺

等爲指揮等官。永樂二年，表貢馬五百匹，遣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壽言：「令甲諸番貢馬，償以茶，官爲轉輸。今安定遠不便，請給布絹。」報可。安定王立未幾，爲曲先指揮沙刺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復故封，歸安定，賜以印誥。二十二年，中使喬來喜等往西域，至必立出江死於賊都指揮李英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賊中使者安定曲先酋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百八十級，虜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

萬有奇曲先遁去安定王詣闕頓首謝宥其罪遣歸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爲戒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正統時國師則桑出鄰真禪師則攝刺藏卜者禪師賞竹領真之姪也賞亦貢貢卜人樂時來歸居西寧卒而攝刺藏卜嗣仍留西寧都指揮疏其窺伺內地恐患邊詔歸安定輔其王九年安定酋那南奔等掠曲先我使往問復爲所掠勅戒亦攀丹約束部落毋生

事十一年亦攀丹卒子領占幹些兒嗣王尚幼以其叔輟思叅已爲都指揮僉事佐之成化時爲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至弘治初安定王領真幹卽兒子千奔請嗣王許之終弘治世千奔時入貢正德七年亦十刺破安定奪誥印據其地餘衆內徙嘉靖間復令部酋嗣爲指揮領其衆然安定王後無考而阿端久沒莫知其處矣

曲先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答林元帥

府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
知其後爲朶兒只巴所攻并曲先入安定居阿真
地永樂四年指揮哈三散卽思三卽等表言西番
侵暴乞仍立衛徙治藥王淮報可以三卽領衛事
給印章并徙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卽思
及安定酋刼殺中使洪熙改元命朱英討破安定
追踰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闢地曲先遠遁英還
師都督史昭言叛酋未獲宜窮追詔已之宣德二
年散卽思復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史昭率安定

罕東兵討之、散卽思懼而逃、遣弟千戶堅都等進馬贖罪、上以遠夷不足較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指揮那那罕表言二女四弟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爲安定所虜、及餘衆潰居西番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攀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番江者使復業、其後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失故地、

罕東 罕東左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涼國、公藍玉討之、將佐諫勿深入、不聽、師至

阿真川、土酋哈咎等皆遁去，不見虜而還。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刺思遣使人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吉刺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晉指揮使塔力襲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皆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洪熙元年，指揮那那奏所部夷人以負內供馬逃，赤斤復坐官兵討曲先，相驚欲爲亂，上令守臣招撫之，使復業。曲先之役，罕東頭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擒斬首虜，獲駝馬牛羊以獻。宣德七年，論功授指

揮使九年罕東別部劄兒加邀刼使者命都督劉
廣史昭討之廣昭相與計寇負罪重必深匿我以
討叛名而逋逃之弗誅兵且無震乃先使指揮祁
賢以百騎往覘敵行月餘渡畢力木江劄兒加詣
賢自歸請還所掠貢馬謝廣等以聞命宥之正統
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人逃罕東且誘
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虜掠人畜兩詔戒
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上念諸夷數
相告言構怨無已時而哈密又累誘瓦剌盜塞下

詔都御史馬昂約勒忠順王母與罕東讎且令偵
虜情報我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哈密都督李文
右通政劉文奉命調罕東兵往討逡巡解歸是時
罕東諸夷皆困土魯番而夷酋奄章先因與諸族
讎殺逃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日蕃班
麻思結卽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克以沙州衛旣
廢請立罕東左衛治其地下兵部議從之以只克
嗣其祖官領衛事已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
番掠沙州迫諸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尚書馬

文升議發罕東兵襲之我師出罕東失期不能有
大功自是土魯番入寇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
不刺安定數掠其資罕東愈微至弘治時往往款
肅州塞求恤矣只克卒孫日羔刺嗣爲都督嘉靖
初與別酋帖木哥土巴先叛附土魯番者皆來歸
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山半居威虜仍擇
其壯勇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日羔刺約束部落
駸蕃而我邊以餉夷糜倉粟坐困

沙州

沙州與赤斤接境，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失里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酋困卽來買住二人爲指揮使，給冠帶印誥。困卽來領衛事，遞進都指揮都督宣德七年來告饑，上語戶部臣曰：「救災恤患，朕固不吝，然勞內以事外，非計。」其命肅州具糧五百石，使困卽來自取之。頃之言，諸夷侵掠，請徙居察罕舊城，不許。正統四年，所部都指揮阿出不花等遁入哈密，及罕東酋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困卽來以聞。上命哈密罕東還其遁，并歸侵

地仍諭困卽來善撫部落毋盜鄰啓釁其後屢
瓦剌哈密事情遣使來告上嘉勞之賜綺幣晉其
子都指揮僉事喃哥及指揮僉事薛令等各一秩
七年令邊將率戍卒助修苦峪舊城從困卽來請
也城竣入謝賜綺幣襲衣歸言瓦剌也先欲爲弟
娶其女詔聽自便九年困卽來卒困卽來受職四
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爲祭賻以喃哥嗣爲都督僉
事弟克羅俄領古爲都指揮使佐喃哥領衛事明
年沙州衛都指揮兀魯思不花貽書邊將言指揮

乃兒不花等欲誘瓦剌掠沙州，守臣以聞。上曰：是書無喃哥名，何也？其令總兵任禮使人往覈之。其明年，任禮疏言：喃哥弟鎖南奔爲瓦剌僞封。今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虞有他變，勅禮招撫之。十三年，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上以其父兄恭順，釋弗誅。是時喃哥以困瓦剌，率部屬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二衛。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廢。未幾，喃哥卒。克羅俄領古嗣，後賜姓名羅秉忠。

茅子曰、凡祖宗所垂、有必不可更者、成憲是也、有必不可固者、機宜是也、憲者、利病均焉、故先土之制憲也、度其利、又商其害、神謨深遠、杜幾察微、後世君臣、不得而輕議也、若機宜者、因乎時而已、故漢高與虜和親、而武帝以捕斬收底定之功、前漢開西域、斷匈奴之右臂、而光武以閉關致寧謐之福、寧有定軌哉、明興諸夷、自北虜外、其煩憊中國、則哈密爲甚、夫番雖勁、不能當虜之十一、而我以二祖封殖、守之不改、本以夷防夷、而後反樹彼以

李氏文易曰知幾者其神乎知幾者而後可與謀

武備志卷二百三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 四十四

四夷 十一

土魯番考

土魯番本漢車師前王地晉屬高昌郡唐爲交河縣在火州西百里永樂六年番僧清來率其徒法泉等來朝貢方物命清來爲國師法泉等爲土魯

番僧綱司官、賜鈔幣遣歸。九年、土魯番總統古麻刺失里、十一年、萬戶賽因帖木兒各遣使貢。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歸、土魯番遣使隨誠入貢、後遂授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等官。宣德五年、番酋都督僉事尹吉兒察及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等各率其孥來朝、請留京師、自効上嘉其誠、從之、賜居第什噐、尹吉兒察死、其子卜煙川兒復自土魯番來歸、授指揮僉事。正統天順間、土魯番朝貢不絕、成化初、阿力始強、自稱速檀、猶王川。

引兵刼掠哈密諸部地幾盡九年遂入哈密據其城執王母奪金印阿力死子阿黑麻嗣阿黑麻死子滿速兒嗣相繼擾哈密及赤斤蒙古諸衛攻掠甘肅爲患不休嘉靖初王瓊招撫之復歸哈密語具哈密考中滿速兒死子沙速壇嗣次子馬黑麻復據哈密耕種沙州遣使求貢并求給地以居守臣以聞兵部議土魯番父子世濟兇惡今馬黑麻結婚瓦剌潛耕屬衛意在西抗彼兄東侵我土奸謀發露乃始款關求貢請居近地此正欲爲窺伺

甘涼之謀漸不可長，宜令守臣諭以華夷界限，不可踰越。毋妄乞地方，毋盜種沙田，毋殘害哈密，毋苛取貢夷，乃可許其通使。如執迷不悛，陽順陰逆，則宜徵兵征討，閉關絕貢。詔可。二十六年，馬黑麻赴關納款，土魯番使火者阿力克等八百餘人，因而叩關。總兵仇鸞巡撫都御史傅鳳翔盡延入關，居之甘州。故事，土魯番五年一貢，貢使半留肅州，半留甘州。至是，諸夷貢不如期，且請毋析居。屬楊博代鳳翔，不許。因稍爲調停，示寬恤。詔姑從之。

奪鸞鳳翔博俸有差、嘉靖末、沙速檀以潛掠北虜、中流矢死、弟馬速嗣、屢貢隆慶時、馬速死、馬黑麻嗣、其弟瑣非速、檀虎來失速、檀阿卜撒亦並遣使求貢、守臣爲請、禮部言瑣非等所請、本非令甲、但遠人效順、難以終絕、而一姓四使、又於禮不可、宜姑令瑣非等各附一使於馬黑麻使中、以示羈縻、制可、其地去哈密千里、中經黑風、水草俱乏、難以遠據、而自阿力以來、皆挾哈密以徼利、至隆慶後、不復言哈密事、土魯番亦戢、始陳誠使回、言其國

城西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傍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巒秀麗、峰下白玉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理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

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
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
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
木不生鳥獸鮮少云自誠使後土魯番漸張吞併
諸國地大人衆異於向時矣其地近土魯番者爲
火州柳陳

茅子曰葉少師嘗有云土魯番彈丸地耳漢一戊
巳校尉足鞭箠諸國唐魏文泰稍不恭侯君集偏
師執之無留行也乃至明而桀甚何哉豈祖宗之

武備志卷一百三十三
神威淵畫詳於北而略於西、無以震之故歟、蒙興
於哈密、而禍結於邊陲、綿綿涓涓、裁之不早、固禦
戎之鑒也、

武備志卷二百三十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 四十六

四夷 十

西番考

西番古土番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至唐時并吐谷渾始盛唐末復衰宋入貢不絕元世祖始郡縣其地以番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

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二年，遣使持詔諭之。隨寇臨洮，守將韋正禦之時，河水未合，師不得濟。正祝天，賊若平者，則令河水頃之。有冰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風隨之。冰合，卽渡河，擣其營，賊大驚，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歸。六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給玉卽，置烏思藏朶甘二指揮使司及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官故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指揮、宣慰、招討。元

帥萬戶等官領之。明年，陞烏思藏朶甘爲都指揮使司，置西安行都指揮使於河州，以韋正爲使，統二番司，復封番僧爲大寶法王、大乘法王，闡教王，護教王，闡化王，贊善王，凡七王，各給印誥，俾導其衆，約比歲或間歲一貢。使者時往撫諭。八年，川藏族殺我使鞏哥鎖南等，於是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道進，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匹，牛羊十三萬而還。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朶

兒瘦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鄰七站，復命英討之。英兵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逃士官阿昌、失納等，築城於東籠山南川，留兵戍之。疏聞，上曰：「洮州爲西番門戶，城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英兵進擊三副使瘦子，悉破擒之，斬獲人畜甚衆。十五年，勅松州衛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充賦，名爲差發。二十年，禁番使闌出麻鐵。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釋忽樂等叛，都指揮使瞿能討之。月魯帖木兒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

之能不聽賊遂遁去上命京國公藍玉討之月帖木兒與瞿能戰敗玉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玉因言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杜遏奸萌從之玉又請籍民爲兵并討長河西朶甘百夷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長河西諸夷姑待後舉玉遂班師明年製金牌信符遣使頒給諸番諭之曰往者朝廷有需於爾必以茶貨償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漁獵爾等朕甚惡之今後

遇有差發必合符乃應不者械至京罪之隨立茶馬司於洮河二州聽番人以馬易茶民毋得私市違者死遣曹國公李景隆至番市馬以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衛士復令禮部檄長河西打煎爐番酋責以納馬修貢諸番咸稽首奉約茶法大行永樂元年遣使賜番酋及諸國師白金鈔幣定番族來朝賞如格四年迎番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封大寶法王厚賜遣歸明年遣指揮劉昭等往西番設驛通使仍撫諭軍民昭還遇

番賊刼掠率衆攻敗之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衛酋邀殺中使朱英討破之以番兵從征功國師宛卜格刺思巴等皆晉秩給誥命銀印宣德元年遣太監侯顯等使諸番更三歲方歸正統四年生番隨渠等八百二十九寨寨首曲吾巴等各遣僧入貢初諸番有欲貢者爲生番所阻松潘守將趙得遣人諭之故相率貢指揮趙諒與番僧商巴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其弟小商巴率衆入犯遣都御史王翱都督李安討之翱察其枉出商巴獄

具以聞，諒伏誅，得謫戍。復命商巴爲國師，十月平，停西番金牌，歲遣行人四人視茶政。景泰間，西番黑樓等三十一處男婦一百餘人朝貢，諸番柔服，獨董卜韓胡都指揮使克羅俄監桀稍桀黠悖慢，屢詔讓之，未幾死。天順五年，番寇涼州，圍都督毛忠，總兵宣城伯衛穎戰却之。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穎與巡撫都御史吳琛率衆討破之。初，番僧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漸增至天順，遂至二三千人，前後絡繹，賞賜不貲，所至騷動。成化元年，禮

臣以爲言，詔諭闡化王，令遵貢期，三歲一至。母人毋雜用國師、禪師等印，未幾，番僧劄巴堅叅等以秘密法進，天子愛幸之。法王封號至累數十字，道從用執金吾仗，賜予駢蕃，其徒錦衣玉食至數千人矣。九年，岷州番入寇千戶，包景禦之，被害十七年，給烏思藏諸番王及長河西魚通、寧遠等宣慰司勅書勘合，令貢時四川、陝西驗入。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勤言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給賜番僧二十四年罷行人巡茶，以御史一人代之。自景

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非復國初時矣。弘治末，命都御史楊一清理其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考前代，自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廐之良，無害而有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闕，非虐使於番也。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

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者，以羌爲世讎，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能無戎馬之跡乎？夫羌夷之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於我，絕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蕃控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卒莫能禁，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於我，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司，申明舊制，昭示蕃族，使知

朝廷修復信符，各供差發，其不受約束者，徵兵問罪，以警其餘。奏上，議行之。正德初，番僧復肆法王綽吉我些兒者，烏思藏使也，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爲國師，還居烏思藏。如大乘法王例入貢，禮部尚書劉春言：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之節制，令毋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往，萬一詐誘羌胡，妄有所求，請因以冒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反生事端，其害甚大。請罷之不聽，遂遣奄劉允入番取

佛、禮部尚書毛紀及臺諫連章諫，上俱不聽。是時西海通虜，亦不剌暴掠西番，無寧歲徵兵逐勦虜，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尚書王憲以聞，詔讓卿。八年，洮岷番賊數入鞏昌、隴右，騷動兵部議：西番爲患，皆因茶禁弛廢，處置失宜，故相挺而起。此所司之過，且聞番衆爲亦卜刺侵苦，因以役屬番胡交通，益肆猖獗。何以善後？昔漢趙

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軍興煩費內地，爲之虛耗。是知用勇將者，逞目前之快，任老成者，獲萬全之安。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馭方略，悉聽總督尚書王瓊，假以便宜，毋有所撓。從之。瓊徵集大衆，開諭諸番，示以福禍，多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刺唧等族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板爾二族，蕩其巢。刺唧等族震懼，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降七十餘族。諸番復定。十二年，烏都鵠、番爲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破之。是時金牌

茶法之
永不振
以此也

食
極廢

爲海虜所掠盡散失二十八年劉崙以爲言兵部
議番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脫給而再失失
而又給使又失之如國體何夫番人納馬欲得茶
耳誠嚴闡出之禁雖無金牌馬將自集不然終無
益也宜給勘合如成化故事從之四十二年烏思
藏闡化等王請封上以故事遣京寺番僧遠丹班
麻等爲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對監之班麻在
途騷擾廷對歸白其狀禮部議自後請封卽以勅
付其使毋別有所遣從之封諸藏之不遣番僧自

此始也。王瓊既定諸番，亦卜刺亦爲虜所收復。西陲稍寧。至隆慶末，虜俺答以迎佛爲名，復駐牧西海，蠶食日甚。番人大困矣。番有生熟，其受差發者爲熟番，不者爲生番。俗質直朴，魯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氊，居毛帳，務耕牧。好狼鬪，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析支，湟水爲大物產。犂牛獐羊草上飛，骨篤犀金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皮。獐、獐、沙棠樹、黑驢爲奇。貢道由四川、陝西，屢違約。

多人、且不如期至隆慶三年、俱限三年一貢、定名數、每處赴京毋過十人、餘留邊候命、賞賜有全有減、著著令、

茅子曰、我蓋聞之葉少師云、西戎爲患、自三代然矣、盛於漢、熾於唐、而馴服於明、非向背之情異也、合則強、分則弱、勢固然耳、然當其強也、足以抗虜、及其弱、反折而入於虜、抗虜則虜虞是虎爭之形也、折而入於虜、則我虞是蠶食之漸也、是又無全利全害者也、夫正嘉以前、河湟之守未失、虜不西

也。自亦卜刺逋，俺答謫而青海爲虜穴矣。負隅而
耽耽，我其能久有羌哉？以羌合羌，尚爲我患。以虜
合羌，憂方大耳。夫欲制羌命，伐虜謀則有高皇帝
之神謨在。其毋泄泄然以羌予虜也。余感之，按其
設官於左，以爲將來者鑒焉。

都指揮使司二

烏思藏都指揮使司

朵甘衛都指揮使司

指揮使司一

隴答衛指揮使司

宣慰使司三

朶甘宣慰使司

董卜韓胡宣慰使司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使司

招討司六

朶甘思招討司

朶甘隴答招討司

朶甘丹招討司

朶甘倉溏招討司

朶甘川招討司

磨兒勘招討司

萬戶府四

沙兒可萬戶府

乃竹萬戶府

羅思端萬戶府

別思麻萬戶府

千戶所十七

朶甘思千戶所

刺宗千戶所

孛里加千戶所

長河西千戶所

多八三孫千戶所

加八千戶所

兆日千戶所

納竹千戶所

倫答千戶所

果由千戶所

沙里可哈忽的千戶所

李里加思千戶所

撒里土兒千戶所

參卜郎千戶所

刺錯牙千戶所

泄里壩千戶所

闊則魯孫千戶所

武備志卷二百三十五

防風新編

占度載

度

四夷 十三

西域諸國考

茅子曰西域諸國貢否不常較之漢唐俱不逮焉夫玉門關古之所以限華夷也今之邊在其內將千里何以示遠人哉超勇湯壽國之寶也

撒馬兒罕

天方

迭里迷

渴石

養夷

達失干

卜花兒

黑婁

鹽澤

哈烈

默德那

俺都淮

八刺黑

于闐

火州

別失八里

魯陳

沙屯海牙

賽藍

哈失哈力

亦力把力

阿哇

拂菻

麻林

沼納樸兒

加異勒

黑葛達

敏真誠

八答黑商

覽邦

火刺札

失刺思

白松虎兒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屬賓也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山川鐵門

峽阿木河最大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
中原濁勝諸國城依平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
高廣在城北隅王白帽城中達巷縱橫肆市稠密
西南番賈多聚於此市易用銀錢禁酒俗尚回回
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以羊皮果經文文
字泥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國東有養
夷沙鹿海牙塞藍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
皆隸焉洪武二十年國主帖木兒遣回回滿刺哈
非思貢駝馬詔厚賜之二十二年貢馬二十四年

又甚似
百人知
外夷之
又運尚
木隨時
變遷也

貢海青、賜敕賚予之。二十七年，帖木兒遣使迭
必失表貢馬二百匹，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
明命，統一四海，仁德弘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
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爲億兆
之主，光明廣大，昭然天鏡，無有遠近，咸昭臨之。臣
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超越萬古，
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
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
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惡者無不知懼。今又

施恩遠國、凡商賈之入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覩白日、何幸如之、又承赦書、恩撫勞問、使站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二十八年遣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留撒馬兒罕、永樂五年頭目哈里令

虎歹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改安等禮科，賜衣安等言帖木兒本元駙馬卒，孫哈里嗣，上遣人祭帖木兒，賜哈里璽書銀幣，已而兀魯伯貢馬，復遣安報使，或曰兀魯伯卽哈里，洪熙元年安始還國，請勅命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考覈，例不得授，景陵曰安使遠夷，留二十餘年，良苦，何例爲？與勅。正統十二年又貢馬、玉石，四年又貢，成化十九年阿黑麻王貢二獅子，夷使請大臣出迎，禮部尚書周洪謨以爲不可，遣中官迎之，獅日食生羊。

二醋酣蜜酪各二瓶官養獅人光祿日給酒飯二十三年廣東布政司陳選言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貢獅子欲於廣南浮海從滿刺加更市獅子入貢不可貴異物開海道利賈胡貽笑安南諸夷弘治三年由南海貢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却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產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鬘苾思檀水晶鹽花藥布名馬獨峯駝大尾羊狻猊

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城。宣德中，其王遣沙轍來朝，貢俗用回回曆，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居民樂業，男女辮髮，馬乳拌飯，產馬金、琥珀、玉石、珊瑚、犀角，貢從嘉峪關入。

迭里迷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可渡。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牧畜蕃息，多魚。

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

渴石

渴石在撒馬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故酋帖木兒駙馬居也。規模極宏壯，堂四隅白石柱如玉墻，壁牕牖盡飾金碧，綴琉璃，西行十數里，皆委曲，山多樹。又西去二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死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門，夷人曰：此鐵門關也。

養夷

養夷在賽藍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數相侵擾以故人無寧居惟戍卒數百人處孤城中城四面皆亂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數百里溪旁頽垣破廬蕭然草莽

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藍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四面平岡多林木溪流蜿蜒土宜五穀人稠密質朴饒衣食

卜花兒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民物富庶，市里繁華，戶口萬計，地平衍，宜五穀，桑麻，天氣溫和，冬不附火，蔬菜不絕，產絲綿布帛，六畜大類中國。

黑婁

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土魯番與世結好，故其每入貢，從土魯番入其地，山水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宣德七年，始遣使朝貢。

海鹽并
鹽池鹽
之外又
有此鹽

鹽澤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三千餘里、在平川中廣不二里、居民百家、黑的兒火者稱王居鹽澤、既死土酋強者統之、產石鹽堅白如石、可琢爲器、以盛肉食、不鹽而鹹、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刺黑諸城、

皆隸焉。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麼賚等朝貢十二年遣行在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玉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並東北山壘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牆壁牕牖皆金碧琉璃門扉雕刻嵌骨角屋傍設綵繡帳房爲燕寢所金床重茵衣冠大類亦力把力民土房或覆帳以雨少故上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力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致意于

外夷之
中國之
諸器此
國獨精
於此

人則云撒籃少炊爨飯食就肆無七箸交易用銀
錢錢三等無正朔時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爲量
稅十二國用資焉男兒首衣尚白及喪易青黑無
棺槨不祀鬼神祭先於墓所人多善走日行可三
百里氣候常煖市中流水四時不斷多水磨風磨
諸器尤精巧產巴旦杏鎖伏花毯金銀銅珊瑚琥
珀水晶珠翠名馬獅子黑白文獸白鹽堅明如水
晶琢磨爲器以水潤之和肉食多桑宜蠶爲統綺
細密過中國農不甚勞然多獲田美而每歲更休

地力得完也、餽贈錫予宴會極豐厚、男女瀆亂無耻、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最鄙陋、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諸經義、省刑罰、薄賦歛、寡爭訟、好施予、務農桑、諸國又不及也、在王城中極弘偉、

默德那

默德那卽回回祖國、初國王謨罕慕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援爾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草楷、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

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地接天方有城池
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
種五穀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
殺非同類殺不食不食豕肉織文雕鏤器皿最精
巧宣德中國王遣人隨天方朝

俺都淮

俺都淮隸哈烈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
馬兒罕亦如之城在大村中村廣百里城居十一
平曠無險峻地沃人繁庶稱樂土

八刺黑

八刺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阨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焉永樂中哈烈沙哈魯各遣其子守之

于闐

于闐大國在葱嶺北二百里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漢唐皆入貢中國石晉時王李聖天自稱唐宗遣人人貢封爲大寶于闐國王宋未南還朝貢不絕永樂六年頭目打魯哇亦不刺金遣滿刺哈撒

才丁等貢玉璞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
國主微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皆避居山谷間
境內惟火州魯陳哈失哈力阿力稍有城邑餘皆
荒垣敗屋生理極蕭索永樂以後西戎奉職貢不
敢輒相攻始得休息行賈諸番遂富饒桑麻禾黍
宛如中土人機巧喜浮屠法好歌舞工紡織相見
輒跪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之稍知尊卑禮節狀
貌亦似華人其山葱嶺爲大嶺下有白玉河綠玉
河黑玉河產玉胡錦雙峯駝諸香珠珊瑚翡翠琥

珀、花藥布、名馬、膃肭臍、金星石、水銀、獅子、阿魏

火州

火州在嘉峪關外，行可一月至。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卽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卽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巳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高昌壘。後魏初，有閼伯周者，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於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貢，元號畏兀兒。

隸馬哈木八國朝號火州其東七十里、有柳陳、
百里、有土魯番、火州城近北、地卑下、山色如火、天
氣多熱、城方十餘里、永樂七年、土酋遣人朝貢、十
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誠言其國風物蕭
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
云古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巳校尉並居焉、宣
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
陳誠萬戶瓦赤刺俱遣人貢馬及玉璞、至今入貢
不絕、俗類匈奴、烏孫、事天神、信佛法、貴食馬、好騎

射時節潑水爲戲其山川靈山蒲類海交河爲大
產馬駝鹽白氎布鎮鐵陰牙角阿魏

別失八里

別失八里在西域永樂三年其王沙迷查干遣人
言哈密忠順王安克帖木兒爲北虜鬼力赤毒死
願率兵討之士喜遣使賜絲幣勅令與嗣忠順王
脫脫相睦

魯陳

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

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夷人謂之旱海、出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北火焰山、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林陰翳、土宜稌麥麻豆、有小葡萄、甘甜無核、名鎖子葡萄、氣候和煖、風俗醇朴、人二種、回回、男子削髮、戴小罩、刺婦女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髻、婦人蒙皂巾、垂髻於額、大抵皆胡服、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岡，西北臨山河，河名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人繁庶，依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有犬沙洲，可二百餘里，無水，卽有水，人不可飲，飲牛馬亦輒死，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蓋，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生汁熬膏爲阿魏，亦有細草可熬膏，味如蜜。

賽藍

賽藍在達失于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里城周三
四面平原草木長茂流水環繞五穀蕃殖秋夏間
草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啗人遍身痛號呼聲動地
土人禳詛者口誦咒以薄荷枝拂中毒處又以鮮
羊肝遍擦其體經一晝夜痛方息愈後皮膚如蛻
脫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之

哈失哈力

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貢或曰卽阿力
馬力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元時名別尖八里馬哈木封於此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人貢馬永樂四年王沙迷查千遣人貢玉璞十二年陳吏部使其國十六年頭目速哥克刺滿刺來朝言歪思弑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爲王徙其國西去更號亦力把力正統二年王也先不花遣人貢玉璞駝馬景泰三年遣人朝貢天順以來入貢不絕其國無城郭宮室逐水草

住牧設帳房，種蒨寒暑坐臥於地。其王戴小單刺，簪鵝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飲食肉酪，或食稞麥，爲毛布，多雪霜，平曠之地。夏秋略煖，深山大谷六月飛雪，俗獷戾，服用污穢，上下無紀律。其山白山葱嶺爲大，有熱海，然氣候常寒，產銅、鐵、鉛、雌黃、胡粉、馬、駝、犂牛、孔雀、氍毹、阿魏、白氍毹布。

阿哇

阿哇永樂中，王昌吉刺遣人來朝貢。

拂菻

拂菻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
捏古倫賁詔諭之，尋遣人來朝。全無瓦
貴臣如王服，不尚鬪戰，鑄金銀錢，產金銀珠、西錦、
千年棗、馬、獨峯駝、巴欖。

麻林

麻林未詳其國所在，永樂十三年王遣人獻麒麟，
上喜，厚賜之。

沼納樸兒

沼納樸兒在印度之中，古所謂佛國也。永樂中遣

使詔諭國王一不刺金玉遣人來朝貢

加異勒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乏食常傭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柰那遣使別里呆不來貢方物宣德間遣使朝貢

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禽獸鮮少俗尚佛畏刑市肆多牛羊交易用鐵錢宣德中國人嘗遣使十人來朝貢方物

敏真誠

敏真誠國亦大、多高山、水流深、縛木爲渡、日中爲市、諸賈皆集、見中國磁漆器、爭欲得之、產異香、駝馬、永樂中國王遣四十人來朝貢、

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永樂間、遣四十人來朝、貢方物、織皮、絨、麝香木、其國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大抵皆羽毛、織文、玉石、香木、駝羊也、布帛、銀錢皆可交易、

覽邦

覽邦、洪武九年遣人來朝貢、永樂宣德中、嘗附鄰國貢方物、其國去西域遠甚、無市賈販地、多沙磧、麻麥之外、無他穀、山坡坳、無峯巒、水亦淺濁、俗亦好佛、勤賽祀、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

火刺札

火刺札國、微人弱、物產涼薄、四圍皆山、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鰕、城僅里許、皆土屋板屋、王居亦陋俗、尚佛重僧、喜中國磁器針線、水樂十四年、

嘗遣人朝貢

失刺思

失刺思永樂間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外官以綺幣磁器市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刺思諸國獻陵卽位詔諸使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無得托故稽留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貢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山卑小者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時嘗有白虎出松

林中遇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
爲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
爲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十六人來貢